

朱子經濟文衡續集

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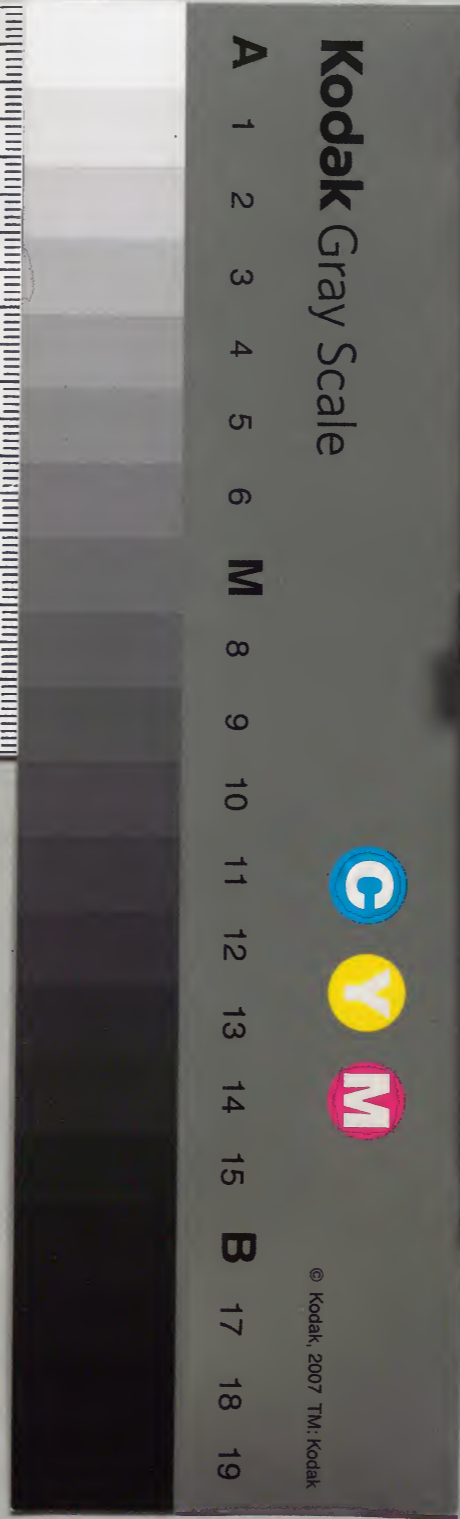


九	漢
四	書
一	門
六	類
三	函
一	架
六	冊

九	漢
四	書
一	門
六	類
三	函
一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6
冊數	16 (11)
函號	298 258

共十六本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七

○新政類

謂講學脩攘任賢今日急務

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真言先上應詔言事故有是

疏餘見後段

此段首答聖詔次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以新政之初天下非常之望在於今日所宜端本正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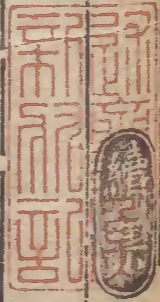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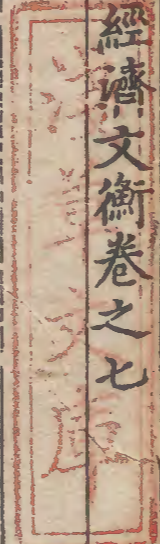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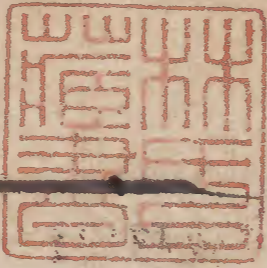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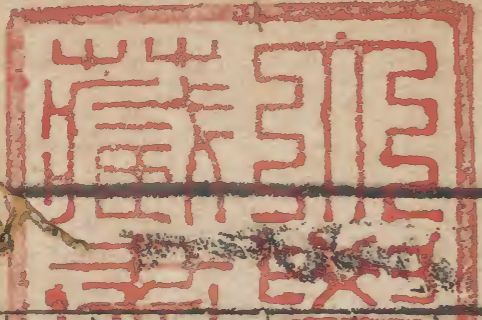
應有為之會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

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切以陛下潛德

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

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



斯民休戚四病利病則有不善

斯民休戚四病利病則有不善

乎于上下所以大條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深慈以至於
緣此所以得位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
臣未之聞也今者臨御未幾而延登故老召用直臣抑僥倖
以正朝綱雪寃憤以作士氣貢奉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
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
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
民之休戚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臣屏伏閭閻十有餘年足
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
所宜道於 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
默終不為 陛下一言則人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
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

講李修任所當

切此亦 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
為之會也又况 陛下聖德隆盛天下所望如此傳誦道說有年
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而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
之功望於 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
境土未復宗廟之雝耻未除戎虜之奸譎不常生民之困悴
已極方此之時 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
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 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
衰治亂之幾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蓋 陛下
者我宋之盛主而今日者 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
焉則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警切之語可不懼
哉臣愚死罪竊以為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
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

利害休戚雖不可編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
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
之弊不可勝言矣已上三事各具本類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新政

謂今日當於三事果斷力行

按先生書其中論講學之道多警戒君心定脩

攘之計多屏絕和議至於言任賢之要又指斥近

習頽忤時論遂服得祠

此段專言初政端本正始之意

攘三任
賢者急

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
之衆則或已能畧盡之矣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
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
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此三者今日先務天下之事無

出乎此者矣伏惟 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

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

以幸天下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合

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之各得其所若

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

為之不得其序一日恭勞儉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

其效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所以延

頸舉踵而望 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雖欲悔之臣恐其

倍勞聖慮而成效不可期也况旱蝗之災環數千里 陛

下始初清明行誼未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說矣

臣愚切以為此乃天心仁愛 陛下之厚不特政過行失而

先致其警戒之意以啓聖心使聖德大美始終純全無可非

今日
天戒
尚有
可懼

議者之言皆誤聖聽

聞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
 三術屢省而亟圖之以順民心以合天意以陛下之聖明
 必將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慮議者不深惟其所以然之故
 以為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帝之意者陛下
 所不宜為之嗚親志臣切以為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
 無心合德天地臨御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
 理以應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說先後始末之不同如春秋
 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有毫髮私意凝滯
 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履脫萬乘而不以為難者由是
 而已本其傳位陛下之意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
 以繼跡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宗
 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乎誠如是也

太上之位之意

堯舜之道

上下之流

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貽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
 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也議者顧欲守一時偶然之跡一二
 以循之以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
 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之懿莫如堯
 舜之盛而舜授堯禪二十有八年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
 多矣其大者舉十六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
 去然而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載在
 虞書孔子稱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况臣之所陳非欲盡
 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
 更置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
 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
 之機刑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切聞之上流

所當留意

督帥物望素輕黜陟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棄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切疑之况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凶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強弱安危形勢所係呼喻俯仰之間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并留聖意臣不勝大願

上段結尾

謂當謹初政以重自新

先生初除主管太乙宮無崇政殿說書會光宗即位趣入召對先生嘗草奏疏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時執政之不合者於是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

此段專言十事不可一闕之道

古人窮理盡性動守義理

伊尹召公

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為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初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

伊尹召公

續集卷七

四

皆以初政王勉嗣

言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以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切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奸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躰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者也已上十事各具本類 已酉據上封事

光宗初政

○時政類

謂當嚴天理人慾之辨

先是先生除江西提刑至是春正月元日促奏事
走拜六月入對延和殿上與諭甚渥是日除兵部
郎官會前數日與本部侍郎林栗言論不合先生
於是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此篇專以天理人慾辨君德治道之得失舉而歸
之於教之一身學力精到非淺末所及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疆土見有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

卷之二

續集卷之二

六

天理未純故為不善不
人欲未去故除不盡
用意至效未至

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 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 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 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 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 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切為 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獲護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其所以躰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嘗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言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此三折文勢變態極妙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 陛下惜之臣知 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為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絕矣然臣竊

用意至效未至

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絕矣然臣竊

天理
尤欲
或戰

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
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
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 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
累年竊位弄權之奸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
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
問則知 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
此皆近習用事之徒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
繼進而愈切未知 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
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
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 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
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
奪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廉綱
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
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教者
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
除也夫以 陛下之神聖仁明蒞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安
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
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
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採其本
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
本於 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
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 陛下正大宏遠之圖
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
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天理
雖小
勝人
欲終
未除

舜禹
孔顏
之精

兩漢
以來
駁雜
之失

一故
字之
以成
其終

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
 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
 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
 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
 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
 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
 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為庸主而
 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
 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
 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
 相為用而反以害為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
 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 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
 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
 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
 果天理也則敬以廣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
 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
 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
 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
 其不果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
 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
 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
 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散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中延和奏劄五 孝宗朝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之所欲為無不為志矣 戊

按是疏既上上皆嘉納其中所言置將之權旁出奄寺則指陳甘昇誤政之故所以及於用賢去邪之說甚詳此皆人欲未除有以致此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矣

謂今日事勢當先其所難

先是先生奏事延和殿迫於足疾遂乞別具封事以聞尋丐詞歸是秋九月復召冬十一月促入對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

兼崇政殿說書

此篇首以天下大本在於人主之心次以今日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末後一段及此大畧專乞正心克己以圖真實之效

因循者怠事

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寢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寢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為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撫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

武公之尚歲
公年知傲

有理而臣輒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此因循者之失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歲傲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 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 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况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憂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與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却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頽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存者之失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况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

隆興之初
已有此失

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

今當正心克己以實效

言以欺 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 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脩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 戊申封事 孝宗朝

按李國錄撰先生年譜云先生當 孝宗朝陸對者三 癸

未召赴行在冬入對垂拱殿。辛丑改除浙東提舉冬十

一月奏事延和殿。丁未除江西提刑。戊申六月奏事

延和殿上封事者三 壬午 庚子 戊申 其初固以講學

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

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則直指心術

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孝宗亦開懷容納武

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

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惟之命先

生之盡忠孝宗之受言亦未有為不遇也然先生進皆痛

言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

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七

類編標註

續集卷七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八

○儲德類

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太子天下之本宜告之以正心脩身

治天下之道以盡輔翼之要

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教世之仁者蓋已微發
其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
見於保傅傳者詳矣 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
言而喻然臣嘗竊恠 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畧之
甚也由其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畧因
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傅良之後宮

今日調護東宮疎畧

太子天下之本

經

一

古人致道詳世子

唐制六典今日甚重

今日春坊所掌甚輕

今日太子不可不正

今日皇孫尤宜早教

官屬選者既備又當告以正心脩身平治

察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

懷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

應文備教而未聞其有歲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

者又不過使臣官者教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

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

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

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

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

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

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

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

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

賓客則無以發其陰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

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衷雜進之害此已非細

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

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

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

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

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

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

歲闕矣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

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

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

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

經齊

齊

天下之道

治天下之要 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 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三代教養之道

賈誼之法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

三代所長

近世教法

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磬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有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人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

三代所長

近世教法

賈誼之法

善益味

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傳之嚴
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
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
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
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疏
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
賊之衝也豈不危哉已酉擬上封事

○宰相類○臺諫給舍

謂當擇正人以重其任

事目詳見時政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便嬖嫉害正人每每排擯使之不得進

用今宜精擇其任

便嬖之流
剛選輔正

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
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
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蔽私
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
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
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
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
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
此科好之如見肝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
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
者未嘗有如汲黯魏證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
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

臺諫者

臺諫者

一

專取庸流以察言路

下等私與

今日相不可不

奸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
 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
 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
 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
 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
 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
 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
 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
 則惟有作奸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 陛下之朝廷耳其
 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
 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
 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在乎 陛下
 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履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
 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
 者乃至於此哉 陛下試及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
 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
 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
 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 陛
 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宜精選任以明躰統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人主以論相為職不可仗近習得以竊
 吾威權

吾威權

以人任主
相為任
職以正相
君以為正

一任相
禍伏相
莫知伏

任相
既重
可正乃

唐太宗
得相
之任道

所習
邪見

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
後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為
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
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
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
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弊日亂國勢日卑
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
者是不可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
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
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
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
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
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
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
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
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
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常然有
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已酉擬上封事光宗初政

○君子小人類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事曰詳見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論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人主當明用舍之道

臣聞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

之事

古公便
人遠便

此輩
其類
不二

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凡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
 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
 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
 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此見邪正不容兩立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
 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
 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
 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使薰染使
 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
 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
 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
此察及使使奸態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
 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
 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
 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官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
 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
 亦不能自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
 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已酉歲上封事 光宗初政

○監司守令類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詳見聖學類第一段

此段專論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必當正朝廷為先務則監司守令皆出於正斯民亦得其所

監司守令之綱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臣則以為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奸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

今日監司親宰執

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 陛下既按見其文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 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

今日朝廷先所當正

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 陛下以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 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躰以亮天

朝廷既正監司郡守人皆得

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餘方之責明治躰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其圖天下之事使踈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適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

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

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平糶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後備賑贍業流逋竄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初政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八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九

○公道類

謂當抑私恩以抗公道
光宗御極先生擬上十事此居其四會執政有不合者逐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疏不果上
此段專論屏絕左右以去偏黨之私

至公道無私如天地日月

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太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偏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其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前後橫加官賞官府僚屬例得褒遷故不問前

前日有左右之御
私之御
失之御
有日
亂聖
政之
累太
唐宗
高祖
宋熟
可皆
法為

例之是非而或者人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
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奸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
已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
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
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壽曰我
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
恩澤若復令爾重位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况
有國家者當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
此其深識雄斷皆可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已酉擬上封
事四 光宗初政

○求言類

謂當採擇人言以圖自新

是年秋八月先生改除浙東提舉時早暵荐饑上
軫宸慮遂不辭而拜冬十一月奏事延和殿先生
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脩德
任人之說凡七事此居其首皆手自書以防宣洩
上為動容竦聽

此段專乞詔內外臣民指陳闕失以弭災變

即位以來
水旱
盜賊
無寧
歲

臣竊惟 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
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
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再象彗彗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
殍 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
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殄召
致和平矣而問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

冬氣
太溫
雷電
震激

此先設誰聖德如此緣何又

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切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

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

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

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

其職而賤者或切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

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

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教者然後足以召

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

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切不自量

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教條者

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

以為末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

自臣工外及旺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踈賤使

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

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教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未

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夫天人

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

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

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丑延和奏劄一 孝宗朝

謂當因災異下詔求言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事若以至誠行
之而實採用其說以革前日之弊則於應天之實所補不細

天心 邦本 未固 安

今宜

中外 指陳 得失

今星文雖已退舍然饑民目今流散冬雷憂在嗣歲伏乞斷
自聖志早賜施行貼黃

謂乞差官看詳四方獻疏

是年寧宗即位時以雷風之異下詔求言四方上
封事者甚眾故先生有是奏

此篇專乞指揮後省官鎖宿看詳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雷雨之異許陳闕失仰見 陛下
畏天省己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見 陛下登極之初已
下明詔求獻言者甚眾未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
欲乞睿旨今後省官鎖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
行已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之詔不為文
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未見指揮切慮當特祈奏

今後
省官
鎖宿
看詳

他事最多又無文字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

望聖明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寤聖聰益脩
政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 十月十七日奉聖旨差沈有開劉

光相限十日看詳開奏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寧宗新政

乞令看詳官面奏封事貼說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奏事已蒙聖慈施行今
來切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令因侍經
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

○紀綱類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是年夏四月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先生時

守南康遂上此疏

此段專論近習干政之失

君心 宰相 紀綱 正心 之道

夫所謂網者猶網之有網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網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網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網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網紀也然而網紀不能以自立必入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網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

今日 未正 由於 近習 近習 之意

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耻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壯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將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切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

近習之意

近習之意

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凝凝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
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
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
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
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
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
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耻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
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
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讐耻又何時而可
雪耶庚子應詔封事 孝宗朝

按先生嘗有帖與東萊呂公云近年一種議論要務安得
回互欲潛回主意陰轉事權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
者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切謂今日主相樂聞
忠言非不切至時蔽於私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
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此所以屢出而卒不效
也

謂朝廷皆以私意廢壞紀綱

事目見前時政類第二段

此段首論朝廷忠邪雜進之失次論宮省左右盤
據之私外則方伯連帥賍汙不法監司郡守相為
欺凌皆置而不問至於臺諫侍從一有小過使遭
訶責山陵諸使鬻賞辟闕從班緘默續補排連紀
綱廢弛莫此為甚

朝廷之忠邪雜進

官省之間私弊盤據

法行之不

司守之相欺

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大綱維之振

風俗之美哉病根在此但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

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耻廢壞顧

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

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官省之間禁

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

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

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

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

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

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

連師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鞠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

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為自陳至於其所蔽匿作

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

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切意陛下非全然不

悟其欺者意必以為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

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頽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

且以為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

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奸贓之吏則皆鼓

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

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

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

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

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

臺諫

詞責

山陵

諸使

辟闕

緘默

橫連

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

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在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

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

蜀一遭飛語則体究具折無所不至及究折來上而所聞不

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鬻賣辟闕煩擾吏民

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

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

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宦

亦隨群逐隊排連僨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

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愾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

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

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事目詳見公道類

此段專論紀綱之張弛係朝廷意嚮之公私

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

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

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

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

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

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

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

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正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

綱紀
既正

風俗自變

紀綱一壞 風俗皆靡

今當斷自聖心 大加警教

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庶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教之使此大之不可不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可使管子而少知於軀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已百擬上封事 光宗新政

謂宜絕左右以正紀綱

事目詳見聖考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近習切柄之患

人主執事 百執事 業不取 可相

今日左右

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陛下即位未能旬日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 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

聖齊

續集卷九

之切柄

積習之弊其來已久

合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切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素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

甲寅經筵留身陳劄

謂宜戒左右勿預朝政

事目同前

此段專乞委執政大臣公議其事

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施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

一委之臣酌取公論

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
筭矣同上

謂人主不當求聰明之名

名實之判
得失之相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
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
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間一時可以竦動觀
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
失則有大相遠者貼黃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九



